


芦苇电影剧本

白鹿原

芦苇 著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 后浪出版

 后浪出版

芦苇
电影剧本

白鹿原

芦苇
著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北京·广州·上海·西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鹿原: 芦苇电影剧本 / 芦苇著. — 北京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, 2012.12
ISBN 978-7-5100-5476-1

I. ①白… II. ①芦… III. ①电影剧本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5.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90983 号

《白鹿原》: 芦苇电影剧本 (附别册)

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: 芦 苇 | 筹划出版: 银杏树下 | 出版统筹: 吴兴元 |
| 策划编辑: 陈草心 | 责任编辑: 曹 佳 | 营销推广: ONEBOOK |
| | | 装帧制造: 墨白空间 |

出 版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

出 版 人: 张跃明

发 行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(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)

销 售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联兴华印刷厂 (北京通州区张家湾皇木厂 邮编 101113)

(如存在文字不清、漏印、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10-61501799)

开 本: 69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8.5 插页 4

字 数: 101 千

版 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读者服务: reader@hinabook.com 188-1142-1266

投稿服务: onebook@hinabook.com 133-6631-2326

购书服务: buy@hinabook.com 133-6657-3072

网上订购: www.hinabook.com (后浪官网)

拍电影网: www.pmovie.com (“电影学院”官网)

ISBN 978-7-5100-5476-1

定 价: 45.00 元

后浪出版咨询 (北京) 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《白鹿原》

电影剧本

黑幕

鞭响声，陕西关中农民吆喝牲口的声音，从历史深处由远而近飘传过来。

鹿三的声音铿锵有韵响彻天地：“走！——嘚儿驾，走走！嗯——我把你个挨下鞭的东西哟，你个生就出力的胚子下苦的命，不出力想咋呀，你还想当人上人呀？连我都没那个命，走！嘚儿驾！……”

鞭声噼啪甩出片名：白鹿原

公元一九〇四年，清光绪三十年

陕西关中白鹿原

1. 白鹿原 日 外

土塬浑然屹立，沐浴在金秋的阳光中。

鹿三抖动缰绳驾骡耙地，白嘉轩扬臂播撒麦种，两人年当青壮活路^①干得畅快得劲赳赳有势。

鹿三：“……慢下来咧看我拿鞭子抽死你！嘚嘚！吁吁——”

碾耙过后的土地平坦顺展肌理均细，小麦粒儿铺天扬洒盖

① 泛指各种体力劳动。

地飞落。

这是农人在抚育着生命的永恒景象。

白嘉轩：“鹿三吔，我屋里头的就要生养了，得请你给俺娃当干大^①。”

鹿三：“我命穷，怕是托护不起这么贵气的娃。”

白嘉轩：“你人穷，可品不穷嘛——”

鹿三（高兴）：“嘉轩，这货敢要是个带把把子的男娃，就是咱祠堂将来的掌门人么！嘚儿驾——盯，连这牲口都咧着嘴笑呢，挨定是男娃！”

2. 白家牲口圈房 日 外

牲畜打着喷鼻嚼咽草料，母牛哞叫起来。

白嘉轩的妻子挺着大肚子身孕撞门而入担水进来，吃力地拎桶倒水入缸。她拎起第二桶水绊住缸沿，腰身一闪跌倒，水桶砰然坠地！

一只小牛犊惊慌不安地窜来窜去。

白妻哆嗦着从裤腰里掏出手，手上沾满血污。

门“砰”地撞开，黑娃（四岁）跑进来，他突然站定吓呆住了：白妻哆哆嗦嗦，从裤腰里抱出一团蠕动着的血肉疙瘩！

黑娃的镰刀草笼失手坠地，他返身逃窜出去，扒住门扇朝里窥视。

白妻（呻吟）：“黑娃吔……拿镰刀来！”

黑娃进门拾起镰刀，惊惑不安地递给白妻。

白妻无力接镰，呻唤着：“割下去……在这割一下……”黑娃目瞪口呆木然不动。

^① 干爹、干爸。

白妻（责骂）：“死人你？快割……”

黑娃闭上眼，勾扯了一刀！

白妻晕厥瘫卧，黑娃惊叫着扔下镰刀窜出门去。

母牛移动身躯哗哗地撒下一泡热尿。小牛犊偎靠过来，亲热地舔蹭着新生在地的婴儿。

3. 白鹿原 日 外

四辆大车装载着戏班子鳞鳞而来，鹿子霖坐在车帮伞下把着细瓷壶嘴喝茶。

白嘉轩扬手撒出一把麦种，伸出大拇指说：“子霖兄，不是你这手面，谁能把麻子红这么大的戏班子搬到白鹿原上来？！”

鹿子霖满面堆笑，说：“嘉轩兄，我给娃过百日，非你族长的大驾才能压住场面，我这厢有请咧！”

白嘉轩：“白鹿原上第一大户过事，我敢不去登门纳礼？娃的官名儿叫个啥呀？”

鹿子霖：“官名儿鹿兆鹏，吉祥大兆的兆，鹏程万里的鹏。”

白嘉轩（赞叹）：“名儿好名儿好，这名字还得咧了，光听这名儿，你鹿家门下就得出封将拜相的人物！”

鹿子霖：“咱白鹿两姓同祖同宗一个祠堂，同福共喜么——”

黑娃急如脱兔地奔到崖边上，丢魂落魄地对着下面川地号叫着：“大呀！——大呀！……我姨，我姨在牲口圈里……”

鹿三勒住缰绳训斥道：“把话说亮清！你姨咋个了？”

黑娃喘息着说：“我姨在牲口圈……巴下来一个……巴下来一个……”

鹿三：“好好说，巴下来一个啥？”

黑娃：“……巴下来一个，一个，一个娃……这么长！”

鹿三（警觉）：“哎呀，怕是生养了？！”

白嘉轩脸色陡变，拔腿就跑。

鹿三（提醒）：“你跑河边弄啥去呀，把路跑反了！”

白嘉轩呆立片刻转身往塬上窜，一个趔趄失重绊倒，他爬起身来急急如飞向塬上奔去。

白嘉轩的喘息心跳在古老的塬上声声可闻。

字幕：公元一九一一年

清宣统三年

4. 白鹿村私塾 日 内

白鹿原上传来朗朗书声。

村童们摇头晃脑背诵《三字经》：“三才者，天地人。三光者，日月星。三纲者，君臣义，父子亲，夫妇顺。曰春夏，曰秋冬，此四时，运不穷……曰仁义，礼智信，此五常，不容紊……”

村童们的诵书声遍传古塬。

5. 白鹿村祠堂 日 内

白嘉轩带领着工匠族人忙着栽立新雕刻完工的乡约族规青石碑，鹿子霖抄着手惶惶不安地匆匆进来。

白嘉轩：“子霖吔，你来得刚好，我娃孝文明儿订亲待客哩，咱请不起大戏，就请你坐个上席喝个酒。”

鹿子霖：“我真服你了，嘉轩！西省城里革命党的枪子儿打得满天飞，说是宣统皇帝的位位都坐不稳了，人心乱得跟吊

桶一样七上八下的，你这会儿还有闲心摆席面喝酒呀？”

白嘉轩：“西省城乱了，白鹿原没乱么。咋，我把你请不动？还要雇个八抬大轿抬你来呀。”

鹿子霖：“我还坐轿呀，这阵儿，皇上怕都没轿子坐咧！”

白嘉轩：“皇上的事归天管，给娃亲娶订媳妇，归咱当大的管。”

6. 白兴儿配种场 日 内

三个村童兴致勃勃地走过来。

白孝文：“……昨儿，我大叫媒人从屋里拉走了十桩子麦，给我把媳妇儿订下来了。黑娃，你大啥时候给你订媳妇呀？”

黑娃眨了眨眼，张口无语。

鹿兆鹏（对白孝文）：“你大给你拾便宜货哩。我大给我订的媳妇拉走了三十桩子麦，还搬走了十捆子棉花！”

黑娃：“孝文订下的是猴儿媳妇，身子轻当然便宜，你媳妇胖得像猪八戒，上了秤重，就得出大价。”

鹿兆鹏：“你是老虎媳妇上了秤更重。看你屋里订得起不？”

白孝文：“我干大穷，订个老鼠媳妇还将就。老鼠媳妇只要一把把麦价么。”

黑娃一下恼了，扬手给白孝文后脑勺一巴掌，说：“我大没麦没钱，我打光棍儿得成！……”

鹿兆鹏也恼了，一把揪住了黑娃的小辫儿，说：“你黑娃咋耍不起了，凭啥打人家孝文？”

三个人炸了窝，厮打起来。

黑娃挣脱，寻拾了一块土疙瘩扬起手臂，鹿兆鹏站在围墙壝口连连招手，说：“甬打甬打，赶紧过来看呀——”

三只小脑袋挤在围墙塌口朝里张望。

院墙里，场主白兴儿忙着配种。一头发情的黑驴跟一匹白马又咬又蹭，黑驴抬蹄跃上白马的脊梁。

院墙外三人屏住呼吸瞪圆了眼睛。

白兴儿顺手一推，黑驴颤抖着嘶叫起来。

黑娃突然在白孝文裤裆抓了一把：“噢呀！孝文球硬得跟驴锤子一样！”

白孝文报复地砸了一拳黑娃的裤裆，疼得他龇牙咧嘴呻唤起来，鹿兆鹏急忙为黑娃揉抚小腹。

黑娃叫唤：“他把我牛牛砸失塌了！”

鹿兆鹏哄慰着说：“反正你也没订下媳妇，失塌了就失塌了，留着也没用。”

黑娃一把推开鹿兆鹏，凶着脸说：“失塌不成！财东娃听着！我黑娃要么不娶媳妇，要娶就娶个三宫六院七十二妃，听着了没？！”说罢一抡手狠狠把土疙瘩扔进墙院里。

土疙瘩直中黑驴，它受惊嘶叫着跳下来，撞倒白兴儿脱缰狂奔逃去。

白兴儿灰头土脸地爬起来，恶声恶气地叫骂着追奔过去：“狗日的立住！看我把这伙崽娃子皮剥了去！”

三个孩子转身飞逃。

7. 白鹿村祠堂 日 内

鹿子霖焦虑不安地对白嘉轩说：“现在革命党满世界杀人放火奸女人呢，世道乱得都没熊样子咧，你先说咱村该咋个办呀？”

白嘉轩：“咋办？按老规矩办。我把老辈传下来的乡约族

规打刻到碑子上，立到祠堂里，这就是咱行事论理的准绳。不管他谁坐皇位位，咱都尽良民本分缴纳皇粮，一斤不少，一斤不多。”

鹿子霖：“嘉轩，你拿得稳，你要敢生在三国，皇上位位怕得你来坐。当个白鹿村祠堂的族长，把你的才屈大咧。”

白嘉轩（一脸正色）：“子霖，这会儿不是你撂杂话说笑料的时候。（手拍着石碑）百姓农人么，耕读传家么，啥世事咱都是这个活法，连咱的娃们家都读书知理，遵规守法着呢。你兆鹏，俺孝文都能读《论语》咧，连黑娃都能说个‘之乎者也’了么……”

白嘉轩话音未落，白兴儿连推带搯拧着耳朵把三个小娃押送来，怒气冲冲地告状。

白兴儿：“刚好，你三个大人都在这儿哩。族长，我好好做我的营生着呢，这三个匪娃子抡着碗大的石头块子就朝我砸，把驴的熊都打成瞎瞎熊咧。种没配上不说，驴马受了惊跑得没影儿了咧，族长，你说这事咋办？”

黑娃嚷嚷着辩解：“黑驴跑了，白马没跑！”

白兴儿：“你三位都是塬上最要脸面的人，这三个咋就这么没皮没脸的，那是牲口交配的场合么，好看得是？看了都给你大脸上增光不成？”

鹿子霖劝息着说：“甬急甬急，咋个失赔天底下都有个价码，你先甬急，慢慢说歇！”

白兴儿：“我咋不急，我营生瞎咧！”

三位家长气得脸色发僵，面面相觑无话可说。

白嘉轩捺住心火，在条凳上蹲蹴下去，审视着孩子们问道：“你三个谁出的主意？”

三个娃哭丧着脸，鹿兆鹏翻着白眼回应：“我。”

黑娃嘟囔着：“……黑驴，是我拿土疙瘩撇跑的……”

鹿三怒不可遏，抬腿一脚把黑娃蹬翻，骂道：“我没钱赔，我就把你失塌了抵人家的驴命去！”

鹿子霖脱掉鞋晃举着，虚张声势地斥骂着儿子：“我鹿家的脸面让你丢尽了！今儿我就当着众人面把你瞎松打死到这儿！”

鹿兆鹏屁股挨的鞋底分量不重，犟嘴口气却硬：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今儿你不打死我，你不算好汉！”

白嘉轩蹲在条凳上抄着手，引而不发地逼视着儿子。白孝文像落入陷阱的小动物惊惧失色地眨巴着眼睛。

白嘉轩：“我不打你，咱按族规办。去，把墙角底下的酸枣枝拿过来。”

白孝文哭丧着脸把酸枣枝交给白嘉轩。白兴儿上去拦住白嘉轩，说：“对咧对咧，吓唬吓唬就对咧，不敢来真的，不敢！”白嘉轩推开他，一板一眼地说：“我不吓唬人，我要说就是实打实话。”

白嘉轩一声喝令，叫三个娃一溜儿跪下。

白孝文转身欲窜，被白嘉轩一把拎住了领口。他抡起酸枣枝抽了下去。

白嘉轩：“我让你一辈子忘不了，看你还敢不敢学瞎。”

白孝文惨嚎着捂住了脸，指头缝间渗出一缕细血。

白嘉轩把酸枣枝丢到地上，对鹿子霖和鹿三说：“碑子上族规写得分明，你俩看着办。”鹿三、鹿子霖只得拾起酸枣枝，未及下手，黑娃突如脱兔般地逃窜出祠堂，鹿三随后追去。

鹿兆鹏趁机飞逃出去。

8. 祠堂门口 日 外

鹿三追下台阶，被一群背枪挎刀正在下马的官差拦住，为首的田福贤一把揪住了他。

田福贤：“鹿三，你慌失个啥哩？”

鹿子霖出来，拍着大腿颜容顿时变欢，他搀扶住田福贤：“哎呀，我的田大官人！兄弟把你眼睛都快盼穿咧，快请快请！”

9. 白鹿村祠堂 日 内

鹿子霖给官差们殷勤倒茶，田福贤擦着汗说：“都啥时候了，你们还有工夫跟娃们耍猴儿戏。都把头抬高好好盯，没看天都变了色了！”

白嘉轩抱拳作揖：“田大官人，到底出啥事情了？”

田福贤：“出大事了！革命了，反正了，大清朝必失了！”

农人们难以置信，惊讶无语。

白嘉轩：“……田大官人，你再说一遍！”

田福贤凑到白嘉轩脸前一板一眼地说：“听下，宣统皇帝——下位位了！”

白嘉轩（愕然）：“这话……这话可是杀头的罪！”

田福贤：“要杀的，怕是你这号粘粘浆子的头！”

田福贤摘掉毡帽，拍着光头上的半截短发现示，说：“都盯！江山易主，改朝换代，让咱这辈人活活就给兑上^①咧，只说你认不认吧。”

农人们惊惑不安难以置信。

白嘉轩：“……新皇上是谁呀，新年号叫个啥呀？”

田福贤：“新皇上叫大总统，新年号叫个‘中华民国’，

^①碰上、撞上、遇上。

都记下。喊万岁再喊错了，操心脖项子上的头！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寂然无语。

鹿子霖：“那，那，那老制钱还管不管用了？”

田福贤：“你钱多就操心个钱！现在督军新衙门派我传命，叫各村的面头跟族长到县上去听训受职去。白嘉轩、鹿子霖，你两个赶紧拾掇行李，跟上我走。”

众人呆若木鸡，僵立不动。

田福贤（提醒）：“兄弟这趟出的可是新衙门的官差，你们不管茶饭，得是要反呀？”

鹿子霖热络地勾起田福贤的胳膊拉扯着说：“看你说的，看你说的，不认皇上了都不敢不认个你。走，走，到我屋里先歇歇脚，兄弟就盼着你来给指点明路哩。嘉轩，你招呼先寻些草料喂马；鹿三，你赶紧给马备料饮水去！”

农人们众星捧月般地簇围着官差，一窝蜂地涌出了祠堂大院，只剩白孝文捂着脸僵跪在地。

黑娃与鹿兆鹏四下张望，蹑手蹑脚地走到白孝文身旁。

鹿兆鹏怯怯地说：“孝文，你大走了。”

白孝文僵跪不动，没有反应。

鹿兆鹏欲看伤情，白孝文如被电击般推躲开他。

黑娃上来哄劝说：“我看孝文裤裆一直都顶得硬邦邦的，他大一刷子下来就软得没影儿了。”他摸了一把白孝文的裤裆，故作惊讶地喊着：“哎呀，孝文的腩子叫他大刷掉了，成母马咧！”

白孝文浑身哆嗦着，没有反应。

黑娃欲搀扶他起身，说：“起来起来，你大走了。”

白孝文突地一巴掌将黑娃抡翻，双手捂住紫肿失形的脸，发出尖刺惨绝的叫声：“甬动我！——谁都甬动我！我大没让

我起来！”

10. 白鹿原 日 外

惊雷隐隐，官差马队与同行的白嘉轩、鹿子霖如闻惊雷悚然回首，不禁面面相觑忐忑不安。

11. 滋水县衙门正厅 日 内

陈旧晦暗的衙厅里挂贴着新旗新徽新标语，新任县长给乡绅族长们宣讲革命大义。

县长：“……何谓中华民国？顾名思义，就是民众的国家，何谓民众？就是黎民百姓，何谓民主？就是要黎民百姓来做主参与国家朝政，彻底地根除封建专制弊端——”

县长长篇累牍讲得声嘶力竭。乡绅族长如听天书惑然难解，他们抽着旱烟咳嗽吐痰，厅里烟雾缭绕。垂垂老翁困顿不支，坐着打盹。

县长喝茶润嗓，吐着叶梗问：“都听明白了没有？”

无人应声。半晌，鹿子霖起身站出来，他双膝一跪磕头，说：“大人在上——”

县长拍着惊堂木说：“起来起来，说了半天成对牛弹琴咧，你都是民国公民咧，不准再搞这些封建礼仪咧，有话站起来说！”

鹿子霖迟疑着站起来，口唇嚅动却说不出话来，又跪身下去。

田福贤对县长悄声解释：“这人见官跪习惯了，站起来就不会说话了。”

县长：“甭着急，你慢慢地说。”

鹿子霖：“大人英明。这皇上没有了，科举也没有了，秀才举人状元都作了废了，那，小的娃们家在私塾里花费着银子

读了一整整，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咧？”

县长：“咋能一场空呢？旧学堂废掉了新学堂可起来了么。”

鹿子霖：“新学堂也有科举功名？也能晋身为官？”

县长：“我就是新学堂出来的，才当了县长的！你起身说话！”

鹿子霖正欲起身，白嘉轩又扑通跪下了。

白嘉轩：“请大人开导，这——这今后没皇上了，老百姓的日子咋个往下过呀？”

县长：“该咋过咋过，你往下说——”

白嘉轩：“皇粮咱纳还是不纳了？要是纳，是照着清家的老规矩田亩等级来纳呢？还是有个新纳法？如再遇灾荒年馑，新官家还发不发赈粮了？”

县长：“嗯，你问了个实在，你不简单。”

白嘉轩：“还有。这男人要都剪了辫子成了啥了？要人没人样，要鬼没鬼样，怕先人都不认得咱是谁了。这女人要都放成两只大肥脚片子，还不把人恶心死了，这号货谁还敢要，谁还敢娶？！”

嬉笑声哄然而起，几位乡绅又出来跪下去发问：“‘革命’究竟是啥东西，‘反正’究竟是啥东西？”

县长合目寻思，田福贤过来附在他的耳朵根子上提醒说：“史县长，唱文戏这伙子听不懂，赶紧上武戏，让这伙子知道民国的辣子也是辣的！”

县长猛拍惊堂木，赫然变色说：“不知道革命？立马就让你们眼见为实，带人！”

田福贤一招手，几名军人把身着清朝官服的老县令拉上来，五花大绑地压跪到地上。